

长篇股市商战小说  
柳峰◎著

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股神. 2 / 柳峰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8.4

ISBN 978-7-80755-335-9

I .股… II .柳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875 号

**股神 2**

---

作    者:	柳    峰	策    划:	张国岚
责任编辑:	李    伟	特约监制:	辛海峰
特约编辑:	马利敏	美术编辑:	美    慧
封面设计:	柏拉图	责任校对:	成    仁
出版发行:	花山文艺出版社		
地    址:	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		
邮政编码:	050061		
网上书店:	<a href="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">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</a>		
邮购热线:	0311—88643242		
销售热线:	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		
传    真:	0311—88643225		
E-mail:	hspul@163.com		
印    刷:	三河市骏杰印刷厂		
经    销:	全国新华书店		
开    本: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		
字    数:	345 千字		
印    张:	19		
版    次:	2008 年 9 月第 1 版		
	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    号:	ISBN 978-7-80755-335-9		
定    价:	28.00 元		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目录

CONTENTS

## || 第四卷 || 雁荡证券(下) || 卷六 ||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夜宴风云 //3  | 章一部 |
| 第二章 炎黄子孙 //14 | 章二部 |
| 第三章 阴差阳错 //18 | 章三部 |
| 第四章 密签海正 //29 | 章四部 |
| 第五章 停盘公告 //42 |     |
| 第六章 股价长征 //49 |     |

## || 第五卷 || 温沪争霸

- |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---|--|
| 第一章 午盘风云 //65  |  |
| 第二章 进京入沪 //72  |  |
| 第三章 基金主任 //86  |  |
| 第四章 神秘约会 //95  |  |
| 第五章 尘埃落定 //111 |  |
| 第六章 贵州茅台 //122 |  |
| 第七章 权宜之计 //133 |  |
| 第八章 特殊礼品 //144 |  |
| 第九章 天书日记 //152 |  |
| 第十章 媚惑之术 //164 |  |

- 第十一章 高层会议 // 176  
第十二章 借刀杀人 // 193  
第十三章 复牌上市 // 204  
第十四章 赢利逃亡 // 215  
第十五章 进军权证 // 227  
第十六章 五粮飘香 // 234  
第十七章 英雄相惜 // 241  
第十八章 兵行诡道 // 252

|| 第六卷 || 南北联手(上) | 卷四章 ||

- 第一章 连纵之策 // 267  
第二章 相约紫禁 // 274  
第三章 五一计划 // 284  
第四章 群魔乱舞 // 291

博华书局 || 卷正荣 ||

- 261\ 云风盈千 章一  
25\ 代人哀乐 章二  
80\ 升主金基 章三  
26\ 会战麻州 章四  
111\ 宝藏寒尘 章五  
155\ 合谋止损 章六  
133\ 书立直财 章七  
111\ 品群春香 章八  
125\ 丘日狂天 章九  
104\ 朱文鼎殿 章十



## 第四卷



雁荡证券（下）



## 第一章 夜宴风云

乐清市区，乐怡路上。

仲富证券公司，五楼操盘室里，2月15日的早盘，终于在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。

不需要太多的语言，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大家同时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了柳锋，因为那目光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东西。柳锋从宁波华翔的分时走势中，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坚毅的眼神，迎上了众人的目光，所有矛盾和不快，都在这眼神交流中，烟消云散。

“缪总，您真是未卜先知，您是怎么知道宁波华翔的反弹是如此的犀利，而且来得又是那么迅速？”小白佩服地问道。

这也许是在场的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。柳锋好整以暇地顿了顿，冷静地说道：“大家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宝华可能是通过昨天那笔2500手的单子发现了我们的介入，从而今天展开了高抛低吸的手法，借以打压我们，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手上竟然握了将近上万手的宁波华翔。我在他们第一波主升浪，未曾到位之时，就毅然地抛出了该笔卖单，正是打蛇断七段，正中了他们的要害，故此将他们的计划完全破坏！”

“平心而论，不管是哪个庄家，看到这一幕出现的话，都会发晕、犯憷，肯定会追查该笔巨额卖单的出处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追问胡经理追查卖单所需的时间。当然在对方知道是我们仲富出的这笔单子，首先肯定是因为我们跑了，因为就盘面上来说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单子，更何况他们也不会细致地追查昨天的所有单子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时间，在认定我们这个敌人已经脱身遁走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弃原定的操作计划，故此我也只给了你们2分钟的吸筹时间。”

虽然柳锋只花了几分钟，就把整个过程描绘了出来，但在大家的心里，好似经历了一场心力交瘁的心理战，感觉到莫名的疲倦。

阿鹏这个为数不多知道柳锋身具异能的知情人，不禁对这个大舅哥又重新地审时度势了起来。因为今天的临场操盘惊险万分、凶险异常，已经不仅仅是靠异能就能解决问题的。可以看出大舅哥的实际操盘经验，正在不断成熟，日益完善，不久的将来，肯定是中国股市一颗璀璨的明珠！

春毅听完柳锋的话后，恍然大悟地道：“缪总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今天还以颜色的，好像也是高抛低吸的手法，似乎慢了人家半拍，使得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是恰恰又克制住了对方的手法。现在局势虽然稳定了下来，但您应该还有别的用意吧！”

奶牛听完春毅姐的话后，自作聪明地抢嘴道：“我知道缪总的下午计划，肯定是以近 20000 多手的单子，砸破涨停板，给宝华狠狠一击！”

柳锋不禁对王涛的大言不惭深表无奈，欣赏地看了春毅一眼，冷静地说道：“我是选择了高抛低吸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这就叫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侥幸使我们没有被套，反而获得了可观的收益，但现在我们的翅膀还不够硬，资金还不够雄厚，硬碰硬的话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，目前还是先避重就轻，慢慢壮大我们自己，才是上策。”

这一番话，无疑是顷刻之间，推翻了奶牛的观点，奶牛不由得撅着嘴，有苦难言地愣在一边，生着闷气。

适时的阿雷又开起了奶牛的玩笑：“让你插嘴，让你大嘴巴，吃瘪了吧？不好好听课学习，你呀，活该！”

正在郁闷当中的奶牛，霎时有如找到了宣泄口似的，满操盘室地追着阿雷，口里还不时地孩子气道：“豆豆王，老子就算挨批、吃瘪，要你管，你是哪棵葱，哪棵蒜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配吗？……”

早盘后的操盘室，至此难得见到嬉闹的场面，柳锋示意春毅不要阻止他们，随他们去吧！必要的放松，对于紧张了 2 小时的神经，也是需要的。

午休的时间，在大家的不同娱乐中飞快地消逝。如期地迎来了波澜不惊的午盘。

大盘持续近期的良好势头，上证指数续早盘尾收的 1297 点 (+0.80%)，继续高走，午盘开出后不久，就上行至 1302 点 (+1.20%)。宁波华翔的分时走势，依然表现得平静无波，午市开盘后，已经过去十分钟了，依旧稳稳地趴在涨停板上，下面买一的单子，正在不断地增多，已经达

到 20000 多手。柳峰好整以暇地琢磨着，今天 002048 的走势，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，为了免得节外生枝，就毅然地下达了指令：“大家现在开始小批量地全部清仓！”

墙上的壁钟，滴答滴答地转动着，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在空气中走过，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。

整个操盘过程也同样在没有紧张，没有压力的气氛中结束了，唯一看到实质性的结果，是账面上多了近 400 万。

早早地清仓出货，也同时宣布今天的操作结束！午后一点半钟，柳峰就大声地通知：今天操盘到此结束，现在就可以下班，愿意继续看盘的，就留下，不愿意的，就自由活动。瞬间，操盘室里叫好声一片，尽是“缪总慈悲”、“缪总宅心仁厚”、“缪总体贴下属”……

柳峰在狂轰滥炸的“糖衣炮弹”中，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，终于全身而退地回到了四楼董事办公室里。

四小时前的那一幕，虽然已经是陈年旧事，明日黄花，但冷静下来，依然是历历在目，细思起那过程，不禁是惊心动魄，如履薄冰。此次侥幸让自己洞悉先机，逃出生天，并且还狂捞了一把，但下次是不是依旧那么幸运呢？柳峰不得而知，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也不愿想得太远，只想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闲情逸致。

窗外的午后，阳光明媚。

树叶是绿的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一切是那么和谐与宁静。轻柔的春风扯动着那斑斓的窗帘，缕缕阳光透过随风摇曳的帘角，斜斜地落在泛着红光的楠木办公桌上。

柳峰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依靠在豪华转椅上，将两腿搭在楠木桌沿，顺手就点了一支烟，轻轻地夹在指间，袅袅上升的丝丝青烟，不久就和桌前那杯浓浓醇香的咖啡热气融合缠绕，最终缓缓地消散在空气中，那过程是那么的惬意，那么的自然。

柳峰不禁若有所思。从中庸的角度来看，不管你是实力强大的庄家，还是弱小的散户，抑或是随波逐流的小股民，一旦你进入股市这个大舞台，还不都是那一笔笔简单的单子，一组组类似的数据，何分你我，哪来敌友，而使它的本质起了变化的，归根结底还是某些投机者的心，利之所趋，其心亦然。

中国股市，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，盛于 90 年代中，衰于跨世纪前。十

几年的风风雨雨，中国股市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成者款爷，宝马靓妹；败者破产，跳楼要饭。现实是血腥残酷的，但挑战和机遇是存在的，这大概也是股市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它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吧！柳锋思至此，不禁歎歎不已……

正在柳锋感慨今日回首往夕之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礼貌的敲门声。

“请进！”

瞬间，门被推开了，春毅那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。

看着房间里烟气缭绕，伴着淡淡的咖啡香味，春毅不禁皱了皱小巧的鼻子，嘟囔着道：“烟灰这么长了，也不掸一下，咖啡也点滴未动，真不知道你是在品咖啡的香味，还是在闻烟味……”

被春毅这么一说，柳锋好似三魂归位，六魄返壳，不由低头看到满桌的烟灰，整支香烟燃烧殆尽，但却一口未吸。他不禁哑然失笑，莞尔道：“见笑，见笑，琢磨一些事情，想着想着都找不到北了，春毅姐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事，当然是应酬的事，反正您啥事不管，就盯着您的股市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都替您挡了。但这次是温州市政府挑头，温州总商会承办的大型慈善酒会，有好多政府要员、大集团的老总将会出席，我就不好替您拿主意，就先来问问您的意思！”春毅慎重地道。

“慈善酒会？我们几时做过善事？”柳锋疑惑地问道。

“还记得前天看到的浙江台的早间新闻吗？”

“有点印象！是不是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近日，温州市泰顺局部地区爆发禽流感，造成巨大损失。省卫生部门称，通过对“病毒株”的分析显示，是一种变异的甲Ⅰ型病毒，目前只对鸡、鸭等禽畜产生危害，但是否会对人体产生传染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，请广大部门做好配合工作……”

“没错，我当时还嘀咕着，这泰顺县已经是温州最穷的地区了，怎么就那么背，这次损失肯定又是惨重，真该捐点钱，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，救济救济这帮受苦受难的老少爷们。”

“可不是，当时你就是那么说的，说得巧不如来得巧，下午市里的慈善总会就来电话了，要我们慷慨解囊，我依着你的意思，就捐了点！”春毅轻描淡写地道。

“哦！是这么回事！”柳锋恍然大悟。

随后一想不对呀！捐个千八百块的，人家犯得着来请你吃饭吗？不由得玩笑地问道：“春毅姐，不光就捐了点吧？这连请帖都来了，到底折腾了我们多

少家底，老实交代！”

“不就是 10 万块 RMB，还不够补偿一个养鸭专业户的损失呢！……”春毅慈悲地道。

柳锋不禁感同身受，由衷地道：“姐真是菩萨心肠，小弟是和你开玩笑的！晚上几点钟开席？”

“应该是 8 点整！”

“那好的，到时通知我！”

夕阳收起它最后一抹嫣红，悄悄地流向天际。

天空开始迎接黑幕的来临，无声无息。夜，渐渐舒展开温柔的臂膀，环抱整个世界。深灰色的夜空，闪烁着凌乱的星辰，缥缈的几缕残云，不时地听到远处钟楼上传来缥缈的钟声，空灵、清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、舒畅。

柳锋从董事办公室的更衣间里缓缓地走了出来，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配淡蓝色衬衣和金色领带，整体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精神奕奕、神采飞扬。

春毅看到换装出来的柳锋，不禁双眸一亮，心中不由得暗赞，真是一表人才、英俊挺拔，虽然外貌酷似已逝的小弟，但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，成熟、稳重、干练，可都不是小弟所具备的。望着这形似神非的干弟弟，春毅的眼眶霎时湿润了，她知道这辈子，自己再也忘不了眼前的这一幕。

柳锋对着镜子略微整了整衣服，转身对春毅道：“姐，还得体吧！我也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，还真不习惯这种打扮！”

“慢慢你就会适应的，以后这样的宴会还多着呢，你只要保持这份随意，不要太做作，自然一点就可以了！”春毅提出了自己的心得。

“哦！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，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紧张，出席这样的场合，来的都是一些在温州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，更何况你也不认识几个人，到时就怕你被人家当空气存在，受不了！”春毅忧虑地说道。

“那就最好，我反倒轻松自在一点！”柳锋自我感觉良好地说道。  
春毅不禁莞尔地笑道：“谁都想在这种场合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，感受众星捧月的感觉，可唯独我们的缪总，避之唯恐不及，真乃天下第一逸事。反过来说，多一事倒不如少一事，只要你喜欢就好！先不和你扯了，你再整理一下，我先去换套衣服，再看看狼牙、血刃准备得怎么样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出发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春毅就已经转身离开，空气中依稀听到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

“再整理一下！”柳锋喃喃道。

春毅随后对着镜子再仔细地打量了一番，人还是那个人，西装还是那身西装，有什么好整理的，再怎么打扮，这脸上还能长出花来？不禁哑然失笑，随后就出了房间，来到了楼下。

没有几分钟，春毅、狼牙、血刃就都出现在电梯口。

只见夜色下的春毅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装扮，大大的眼睛分外有神，高高的鼻梁，性感的嘴唇，一身紫色的晚礼服勾勒出她浑身曼妙的曲线，灯影里的她显得分外优雅、高贵。旁边的狼牙、血刃依旧一身阿玛尼的黑色西装，两人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戴了一副黑色的墨镜，这一幕还真像《保镖》里的片段。

看得柳锋不禁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哥二哥，你们能不能把墨镜摘掉，瞅着怎么这么别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杀手呢！”狼牙瞬时就把脸上的墨镜收了起来，白了一眼血刃，嘟囔着道：“跟你说过了，这样不合适，你却偏不听，出丑了吧？”血刃讪然地道：“牙子，你不懂，这叫有型，你没有看到电影里的酷哥、高手都是这身打扮的嘛！说不定晚上就凭这身造型，能泡到个靓妹也说不定……”

柳锋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也就随血刃去了。

不久，狼牙就把车从公司的停车场里，开到了大门口，三人上了车后，直接走三环线，上了甬台温高速。在一刻钟后，就通过了收费站，进入了温州市区。

副座上的血刃，戴着墨镜，回过头来细致地问道：“春毅妹子，我们今晚的目的地是哪站？”

“温州维多利亚大酒店！”随着春毅的声音，血刃即刻就摆弄起副座前面的卫星导航来，片刻之间，一条清晰的路线跳出了液晶显示屏。

按照血刃的路线，在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就停在了温州维多利亚大酒店的门口，四人刚刚下车，就有专门泊车的人员迎了上来，狼牙顺手就将手里的车钥匙甩给了服务员。

停车场离酒店大门口，有挺长的一段路，四人仿佛进了汽车展览会似的，两旁的名车跑车是琳琅满目，绝版的劳斯莱斯、宾利、悍马、奔驰、普尔曼……

“嗬！我们奥迪A6的大哥，奥迪A8！”血刃兴奋地道。

“这有什么拽的，这里还有一辆宝马 760Li，这牌照更是牛气，咦！上海的，沪 A77777。”狼牙大哥疑惑地道。  
“好熟悉的牌照，仿佛在哪里曾听过！”柳锋喃喃地转过身来。

赫然映入眼帘的，就是那辆挂着沪 A77777 牌照的白色宝马 760Li，那曾经是柳锋心中永远的痛，更是记忆里那块无法磨灭的烙印。往事有如幻影图片般地一一从脑海里闪过，他的脸上不自禁地露出了骇人的煞气。

狼牙将这一幕看到眼里，关切地拍了拍柳锋的肩膀，寓意深长地道：“三弟，往事不可追，忆之徒伤悲，不愉快的过去，就暂时都忘了吧！一字诀，记之曰忍，方能成大事，你有的是机会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过多的戾气，只会乱了你的方寸。”

“谢谢大哥提点，小弟知道轻重！”柳锋冷静地道。  
短短几秒钟，柳锋想得很多很远，不久之前忽略了的东西，都从记忆深处被重新翻了出来。至此，柳锋可以百分百地肯定，今天在电脑前面和自己对弈的宝华高手，就是陈科敏，也只有他在知道自己介入宁波华翔后，肯放弃今天的跳空高开，而采取了高抛低吸的手法，企图套住自己，还真是辛苦这位老同学了，这么殚精竭虑地对付自己。

柳锋心里异常清楚，既然宝华总公司把这少东家派下来，看样子对温州这块大蛋糕，是有所动作了，今后的短兵相见似乎是在所难免。在股市上遇上陈科敏，在柳锋的脑海里已经演练了不下千百回，那是迟早的事，只不过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，不知不觉中两人竟然交上了手。

虽然相见不如不见，但横竖是躲不过，柳锋转念一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心下自然也就坦然了。

温州维多利亚大酒店，是极具欧洲后现代建筑时尚风格的精品酒店，去年刚被评为四星级，应该算是温州目前最高规格的大酒店。

整个门面装饰得富丽堂皇，主体以玉白色为主色调，配以天蓝色的边饰，显得雍容华贵，大门上方打着巨大的红色横幅“温州民企赈灾慈善酒会”。进入大厅里，只见金碧辉煌的殿堂里，人流不息，各大企业家、政府要员衣冠楚楚，春风得意。看到柳锋四人的出现，瞬时就有礼仪小姐热情地迎了上来，礼貌地道：“各位先生、女士请出示你们的请帖！”

春毅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，慢条斯理地从腕上的手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烫金的大红请帖，顺手就递了过去，礼仪小姐仔细地浏览了一遍，随后就还给了春



毅，恭敬地道：“各位请配合一下，先到这边签名！”

四人在大堂的接待处留下大名后，就乘电梯上了四楼的轩辕厅。步入酒会现场后，只可见近2000平方米的大厅里高朋满座，谈笑声此起彼伏，甚是热闹非凡。

在司仪的领路下，四人被带到了靠西的一桌酒席，柳峰赫然发现与座的一半都是老熟人，分别是乐清市国税局的正副手，德力西集团的刘总、潘总，不禁热情地迎了上去，叙起旧来。

“高局，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小弟，就只管自个儿跑来了，你可够意思！”柳峰打趣道。

“唉！不瞒缪老弟呀，我也是到晚上才知道有这一出，下午开完会，都已经6点多，就和包局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！见谅，见谅！”

高局的话音刚落，身旁德力西集团的刘总幽默地道：“高局是公事多，饭局多，这茬早就搁到屁股后边，贵人多忘事嘛！”“哈……哈……小刘瞧你说的，又臭我老高，看我等下不灌死你！”高局玩笑地道。

不久，在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致会词后，酒席就盛大开始了，一时之间，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将酒会现场的气氛推上了高潮。

会场主持人即兴宣布：“今天有幸请来了来我市访问演出的巴西国家舞蹈团，请大家欣赏精美的巴西国粹‘桑巴’。”

话音刚落，激越昂扬的音乐，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即刻响起，由轻渐重，由远渐近，由缓渐急。一位快乐的男演员，身披非洲大酋长式的长袍，踩着高跷，从观众席的暗处走到了舞台的前沿。灯光骤亮，身着色彩艳丽服装的女演员一字排开，让与座的各位名士绅流不禁眼睛为之一亮。

巴西的国粹桑巴舞开场了，成双成对的男女舞者，时而相伴起舞，时而分开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舞步。相伴时，男女配合默契，双脚前移后退，宛如行云流水，身体前后摇摆，四目含情脉脉。分开后，男演员钟情于脚下各类灵巧的动作，两脚或飞速移动或轻盈旋转，女演员则以上身的热情抖动和腹部、臀部的夸张扭动，引发了观众一阵阵的喝彩，掌声中也夹杂着脆亮的口哨声。

华美绝伦的服饰绝对是桑巴舞除了音乐、舞技之外的第三看点，女演员那一件件色彩强烈的衣饰，缀满了五光十色的珠玉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尤其是各式各样、极为别致的头饰，有的是富贵华丽的王冠，有的是五彩翩翩的鸟羽，还有的顶着一团火似的翎毛，让在座的一个个看得眼花缭乱。

这时候的音乐越来越强劲了，大鼓、铜鼓、手鼓等打击乐器同时并作，高亢激越，气势非凡，声浪滚滚，更加烘托出了一种紧张炽热、烈火扑面的气氛。再看台上的舞者，狂放不羁，动作幅度越来越大，形体节奏越来越强，给人一种激情似火、喷薄而出的感觉。就在如此这般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，音乐戛然而止，热烈张扬的舞蹈动作一下子冷凝成为万般皆寂的静态，一对对的男女演员雕塑似的立在舞台上，动与静的瞬间转化，起和落的惊人和谐，制造出了一种特有的惊喜感和震撼美。

整个会场静寂了几秒钟后，瞬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柳锋随着热烈的掌声，也情不自禁地为这美轮美奂的精彩演出鼓起掌来。经久不息的掌声，终于在主持人的手势中停了下来。

“现在有请此次最慷慨的慈善家，宝华证券公司温州营业部的陈科敏总经理，向巴西友人馈赠礼物。”

只见东边首席的酒桌上，缓缓站起一个人，趾高气扬地走到台上。柳锋不用细心打量，光从那个背影，就已经认出了是臭屁佬。陈科敏来到台前，向在座的所有嘉宾微微欠身，神采飞扬地就上前接过市委领导手上一个正方形的紫檀木锦盒。

柳锋看到这一幕，莫名地产生想要就此离去的感觉，不是出于嫉妒，而是不屑，随口在桌前打了声招呼，就转身往洗手间而去。

突兀而起的身影，转身而去的从容脚步，不禁落在台上陈科敏的眼里。他双眸瞬时惊现诧异的目光，心里不禁道：老同学，没有想到今天你也来了，还真是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，等会儿可要好好跟你打声招呼。

整个仪式在有条不紊的过程中进行着，并没有因为某人的离去而受到丝毫的影响。

洗手间里，柳锋并没有三急，只是无法忍受那种小人得志、飞扬跋扈的气势，眼不见为干净，耳未闻为不烦，他随意地按下洗手池上的开关，掬了一把清水，打了洗脸。

忽然听到洗手间的门又被推开了。现在不是中巴邦交的非常时刻吗？怎么还有人也赶着上这一趟？不禁回头一打量，真是惊喜万分：出现在门口的赫然是颜博士，颜亮。

柳锋不禁欣喜地叫道：“颜博士，怎么这么巧，在这里遇到你！”“缪老弟，你我还真是有缘！我也是来参加这个慈善酒会的呀！”颜亮也异常兴奋地道。

“哦！那你代表的是……”在柳锋记忆当中颜博士应该是浙大癌症研究所的人，难道是代表研究所而来？但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，不禁疑惑地问道。

颜亮皱了皱双眉，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此次我是代表我个人来的，看到家乡的贫穷地区出了这样的天灾人祸，我只不过是送来了一批预防药品，略微尽一尽心意罢了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！”

柳锋从颜亮语气之中听出了几许无奈和悲凉，只见他眉宇之间，神色晦暗，忧心忡忡，精神很是疲倦，不禁关切地道：“颜博士，您好像憔悴了很多，怎么郁郁不得志的，近期是否别有一番遭遇？”

“唉！真是一言难尽，说来话长！”颜亮神情失落地道。

柳锋听出颜博士这话里有话，不禁细心地道：“既然长话不能短说，等酒席结束后，我们哥俩好好聊聊！给你解解心！”

“我也正有此意，那就一言为定，我今晚住在繁东大酒店 803 房，你到时来找我就行了，我没有心情又怕这应酬，先走一步，不见不散！”说完颜博士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

柳锋看着走廊上慢慢消失的疲惫身影，也猜不出这颜博士到底是遇上了什么麻烦，搞得这么精疲力竭，精神恍惚，看来只有等待晚上的碰面，才能见分晓。

回到大厅里，馈赠仪式早已结束，酒席也已接近尾声，陆陆续续出现了离开的人群。

柳锋穿过稀稀落落的人流，来到自己的桌前，赫然发现陈科敏竟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正和与座的各位聊得正欢。

柳锋霎时脸色一变，神色凛然，眼含秋霜，正待发作。

恰在此时，正好瞅见狼牙大哥递来少安毋躁的眼神，不禁暗怪自己太冲动，差点误了大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随即换了一张表情，故意上前莫名地说道：“先生，您是不是走错了地方，这是在下的位置！”

陈科敏缓缓地转过头，皮笑肉不笑地道“哦！叫我先生，老同学，何时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”

“咦！科敏你怎么会在这里，什么风把你这宝华的大少爷吹到温州来了？”柳锋装蒜地道。

陈科敏不动声色地道：“先甭管我是怎么来的！什么时候咱班的健将兄，也已经炒起股来了？你不是很不屑这一行的吗？这还真是稀奇，也不先跟兄弟